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 * -n 和 * -in

聂鸿音

[提要]《辽史》记载的契丹人名字反映出契丹语有 *-n 和 *-in 两个名词附加成分。这两个附加成分的分布表现为明显的互补关系：*-n 只粘附在元音 a、e、i、o 后面，而 *-in 只粘附在元音 u 或辅音后面，它们在语音形式上近似于某些蒙古语族语言的属格词尾。这一事实提示我们应该对此前的契丹语构拟结论进行适当修正。

从辽庆陵刻石出土至今的近 80 年来，契丹语言的研究几乎完全被契丹文字的考释所取代，[①]因为只有在大部分契丹碑刻都获得解读之后，对契丹语法规律的总结才有可能最终实现。遗憾的是，契丹文字的解读因缺乏资料参证而进展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暂把目光转向另一类素材，那就是宋元两代的人们用汉字音译的契丹语料，这包括契丹的人名、地名、部族名和一批普通词语。[②] 零星的词语尽管不能组成完整的句子，这使人们无法像研究《蒙古秘史》那样据对音汉字归纳出整套的语法系统，但我们从史料中仍可寻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本文将对《辽史》所载的一部分契丹人名字进行语音分析，以作为这方面研究的一点尝试。《辽史》虽然成书于元代，但其主要资料来源则是辽人耶律俨所撰的《皇朝实录》和金人陈大任所撰的《辽史》，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元代脱脱等撰写的《辽史》中，契丹人名字的汉字对音是从契丹时代一脉沿袭下来的，其间没有本质的差别。

契丹人一般可以有三个名字，即“名讳”、“字”和“小字”，例如辽太祖讳亿，字阿保机，小字啜里只。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契丹人还可以有“一名”（又名）和“一字”（又字），例如萧翰一名敌烈，耶律曷鲁字控温一字洪隐。契丹人幼时取“名”和“小字”（乳名），长成后取“字”，这大约是直接或间接地受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所不同的在于，契丹的“名”和“字”之间一般没有汉人名字之间那种词义上的联系，而大多仅表现为某种词尾的转换。事实上，契丹人在取“名”时总是固定地使用一批词，而在取“字”时又总是固定地使用另一批词，后者似乎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利用某种语法手段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先起的“名讳”、“一名”和“小字”算作一类，把后起的“字”和“一字”算作另一类，那么就可以从每个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上

① 关于契丹文字的研究概况，参看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二章，以及刘凤翥《契丹大字六十年之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七期，1985 年）。

② 这些词语中的一部分曾由于宝林汇录校理，集中载于所著《契丹古代史论稿》（黄山书社，1998 年）第 256—338 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寻出几条有趣的规律。例如我们看到，契丹人的有些“字”是在“名”后面粘附上一个*-n构成的，具体情况选释如下：

1. *-n粘附在a后

ba > ba-n：《辽史》卷87有人名萧撒八（saba），[①]卷81萧孝忠、卷93萧铎卢斡字撒板（saba-n）。另有卷86耶律颇的字撒版，卷96耶律阿思、卷99耶律挞不也字撒班，“撒版”、“撒班”为“撒板”同音异译。

ra > ra-n：《辽史》卷99有人名耶律撒剌（sara），卷73耶律老古字撒懒（sara-n）。卷95耶律适禄、卷96耶律敌烈亦字撒懒。又卷97有人名耶律斡特剌（ötera），卷83耶律马哥字讹特懒（ötera-n）。

sa > sa-n：《辽史》卷94有人名耶律速撒（susa），卷78耶律夷腊葛字苏散（susa-n）。卷99又有萧速撒。

2. *-n粘附在e后

de > de-n：《辽史》卷73有人名耶律颇德（pöde），[②]卷84萧干（一作斡）字婆典（pöde-n）。

ne > ne-n：1987年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墓志有人名耶律习涅（sine），[③]《辽史》卷96耶律良、卷108耶律乙不哥字习捻（sine-n）。

le > le-n：《辽史》卷88有人名萧敌烈（dile），卷73萧敌鲁字敌辇（dile-n），[④]另有卷96耶律敌烈、卷113耶律敌猎、卷75耶律觌烈、卷95萧滴冽，“敌猎”、“觌烈”、“滴冽”为“敌烈”同音异译。卷77耶律屋质、耶律洼亦字敌辇。

ge > ge-n：《辽史》卷83有人名耶律休哥（hüge），卷95耶律大悲奴字休坚（hüge-n）。卷103萧韩家奴、卷104耶律谷欲亦字休坚。

ye > ye-n：《辽史》卷92有人名萧乌野（üye），卷93萧图玉字兀衍（üye-n）。[⑤]又卷96有人名耶律挞不也（tabüye），卷87萧孝友字挞不衍（tabüye-n）。卷99又有萧挞不也。

3. *-n粘附在i后

ri > ri-n：《辽史》卷30耶律淳小字涅里（neri），卷21辽道宗洪基字涅邻（neri-n）。又《辽史》卷73有人名耶律海里（qairi），卷82耶律虎古字海邻（qairi-n）。另有卷78萧海璋、卷76耶律解里、卷85耶律谐理，“海璋”、“解里”、[⑥]“谐理”为“海里”同音异译。《辽史》卷86耶律裹履、卷112耶律迭里特亦字海邻，卷76耶律拔里得字孩邻，“孩邻”为“海邻”同音异译。

ǰi > ǰi-n：《辽史》卷73有人名萧阿古只（agüǰi），卷79耶律贤适字阿古真（agüǰi-n）。

ši > ši-n：《辽史》卷1有人名耶律寅底石（yirdiši），卷75耶律羽之字寅底哂（yirdiši-n）。另

---

① 本文所用的契丹语转写是从对音汉字复原的，规则仿照方龄贵编著的《元朝秘史通检》（中华书局，1986年）。《蒙古秘史》和《辽史》一样，都是基本同时代的人用汉字来译写蒙古族语言，这应该比使用其他转写规则更能贴近文献语言的事实。清格尔泰等在《契丹小字研究》中参考的是近现代人构拟的汉字中古音和近古音，这些音与蒙古语族诸语言的实情差距过大，本文没有采用。

② “德”在《蒙古秘史》的对音是dei，如dei-seče̕n译作“德薛禅”，这在古代是很少见的，本文在此采用的是汉语史上最普通的读法——de。

③ 金永田：《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考释》，《考古》1991年第4期。

④ 这里取“辇”的本音liǎn（力展切），而不采用近代的变音niǎn。

⑤ “兀”字五忽切，本属古疑母（*ŋ-），在当时已读为零声母，如《蒙古秘史》以“兀都台”译udutai。

⑥ “解”字有佳买切（jiě）、吉隘切（jiè）、胡买切（xiè）三读，这里取后者。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有卷78萧海璨字寅的哂，“寅的哂”为“寅底哂”同音异译。

i > i-n：《辽史》卷8辽景宗小字明扆（ming'i），卷113耶律刘哥字明隐（ming'i-n）。

4. *-n粘附在o后

mo > mo-n：《辽史》卷95有人名耶律特么（temö），卷86耶律合里（一作理）只字特满（temö-n）。

o > o-n：《辽史》卷100有人名萧酬斡（čeu'o），卷99耶律石柳字酬宛（čeu'o-n）。

还有一些契丹人的“字”是在“名”后面粘附上一个in构成的，对音汉字多用“隐”，具体情况选释如下：

1. *-in粘附在u后

nu > nu-in：《辽史》卷87有人名萧蒲奴（punu），卷82耶律勃古哲字蒲奴隐（punu-in）。

leu > leu-in：《辽史》卷85有人名萧柳（leu），卷72晋王道隐字留隐（leu-in）。另有卷81耶律欧里思（一作斯）、卷83耶律乌不吕、卷84耶律抹只、耶律海里亦字留隐。

lu > lu-in：《辽史》卷111有人名耶律合鲁（qalu），卷74耶律敌剌、卷81萧合卓字合鲁隐（qalu-in）。另有卷73耶律曷鲁，“曷鲁”与“合鲁”为同音异译。

ru > ru-in：《辽史》卷81有人名耶律室鲁（širü），[①]卷91萧朮哲字石鲁隐（širü-in）。

su > su-in：《辽史》卷96耶律良小字苏（su），卷88萧匹敌字苏隐（su-in）。

ǰu > ǰu-in：《辽史》卷86有人名耶律合住（qaǰu），卷101萧胡笃字合朮隐（qaǰu-in）。

ǰeu > ǰeu-in：《辽史》卷104有人名耶律昭（ǰeu），卷91耶律韩八字嘲隐（ǰeu-in）。[②]

2. *-in粘附在n后

qan > qan-in：《辽史》卷113有人名萧翰（qan），卷83耶律斜轸、卷88萧排押字韩隐（qan-in）。

sin > sin-in：《辽史》卷110有人名耶律乙辛（isin），卷81耶律室鲁字乙辛隐（isin-in）。又卷83耶律学古、卷94萧阿鲁带、卷97耶律斡特剌、卷101萧陶苏斡、卷105耶律铎鲁斡均字乙辛隐。

3. *-in粘附在l后

bel > bel-in：在这一类型中我没有找到“名”和“字”的对应资料，可以说明问题的只有《辽史》卷88的“别勒隐”，这是萧拔剌的“字”。众所周知，宋元番汉对音资料中的“勒”一般只用来翻译外族语言的-l，“别勒”的对音是bel，如《蒙古秘史》以“别勒古台”译belgütei。由此我们可以想定“别勒隐”应该复原为bel-in，它的词干“别勒”也许相当于蒙古语的bel（山腰）。

4. *-in粘附在g后

dug > dug-in：属于这一类型的有一组契丹人很常用的“字”，如《辽史》卷82萧常哥、卷88耶律盆奴、卷92耶律独撚、卷96耶律挞不也字胡独堇，卷95耶律弘古字胡笃堇，卷111耶律合鲁字胡都堇，卷114萧迭里得字胡睹堇。“胡独堇”、“胡笃堇”、“胡都堇”、“胡睹堇”均可视为qudug-in的同音异译。《辽史》中与这个词相应的契丹人名是“胡笃”或“胡睹”，如卷101

---

① 通常的汉字对音法不能区分l-和r-。当面对一个对音汉字“鲁”时，我们很难判定它代表的是lu还是ru。这里把“室鲁”的“鲁”转写为ru而把“合鲁”的“鲁”转写为lu，是参考了蒙古语词širu“珊瑚、短刀”和halu“热”。

② 这里取“嘲”的本音zhāo（陟交切），而不采用近代的变音cháo。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有萧胡笃，卷114有萧胡睹。参照蒙古语的huduk（井），我们应该把“胡笃”和“胡睹”复原为qudug。大概是因为qudug的收尾音很难用汉字表示，[①]所以《辽史》在对音中把这个-g省略掉了。

tug > tug-in：属于这一类型的只有《辽史》卷113的“胡突堇”，这是萧革的“字”。“胡突堇”可以复原为qutug-in。参照蒙古语的hutuk（神圣、幸福），我们估计“胡突堇”的词干是qutug。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契丹语n和in两个名词附加成分的分布表现为明显的互补关系——n只粘附在元音a、e、i、o后面而不粘附在u或辅音后面，in只粘附在元音u或辅音后面而不粘附在元音a、e、i、o后面，这种情况提醒我们，附加成分n和in应该具有同样的语法功能。不过，目前还没有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据能揭示n和in的实际作用，我们甚至不知道契丹人把它们粘到名词后面是要表示名词的格还是要造出一个新的名词。在现存的蒙古语族诸语言里，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和卡尔梅克语各有三个同源的属格附加成分，即n、iin和ai，前两个恰与我们以上总结的两个契丹语附加成分相应，[②]从这一点考虑，我不知能不能把契丹语的n和in也认作属格附加成分，或许在契丹碑文没有获得全面解读时不妨先这样假定。[③]

事实上，此前的研究者早已注意到了有可能是属格附加成分的几个契丹小字。清格尔泰等把这些字归纳为五个：[④]



他们对这五个字的拟音依次是：ən、in、ɑn、un、ɔn。从蒙古语的元音系统看，这五个音似乎囊括了契丹语中可能出现的全部同类音型，但是从书中的论证过程看，《契丹小字研究》对这五个字的读音构拟却存在着严重的漏洞。例如对音汉字“陈”和“臣”本同属真韵，它们的韵母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而《契丹小字研究》却先以“陈”字论证第1号契丹小字读ən，又以“臣”字论证第2号契丹小字读in，把它们搞成了完全不同的音。再如对音汉字“门”和“混”本同属魂韵，[⑤]它们的韵母（不算声调）从古到今也都是一样的，而《契丹小字研究》却先以“门”字论证第1号契丹小字读ən，又以“混”字论证第4号契丹小字读un，也把它们搞成了完全不同的音。在自相矛盾的拟音基础上，《契丹小字研究》又据元音和谐律推测，第1号契丹小字既读ən，那么第3号契丹小字当读ɑn——显然，第1号契丹小字读ən已经是无本之木，那么第3号契丹小字读ɑn的可信程度自然更要大打折扣。

毫无疑问，即使前人对上述五个契丹小字语法功能的认定是正确的，我们似也应该重新考虑这些字的拟音问题。假如能够把本文整理出的*-n和*-in两个名词附加成分引入契丹文字的解读，那么我们或许就能避免构拟主要元音时在a、e、i、o之间举棋不定的尴尬。事实上我们目前还没有充足的证据显示元音和谐律在契丹语名词附加成分中的表现方式，因为在绝大

---

① 《蒙古秘史》常用汉字“克”对译-k，如以“田列克”译tenlek，但我们在《辽史》里没有见到这种用法。

② 在《辽史》的契丹人名字中基本上没有出现名词附加成分ai，这是契丹语和蒙古语不同的地方。

③ 道布先生告诉我，蒙古人的名字有用名词词干加随格后缀构成的，而没有用名词词干加属格后缀构成的。这也是我不敢贸然断定契丹语的n和in是属格附加成分的原因之一。

④ 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36—138页。

⑤ 《广韵》“混”为“魂”上声。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多数情况下,《辽史》中契丹人的"字"都是以"开口"对音汉字结尾的,并不一定与词干的"合口"元音构成和谐,例如在词干 qudug(胡睹)后面的附加成分一般总是不和谐的 in(胡睹隐),而很少有和谐的 un(胡睹衮)。当年编撰《皇朝实录》的耶律俨是在辽朝为官的汉族高级知识分子,他对契丹语和汉语的感知力都应该是很强的,假如当时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和词干之间存在某种元音和谐现象的话,他不会不想办法用对音汉字将其表现出来。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古代对音汉字中蕴含的契丹语言知识远远不止本文所谈到的这一点点。如果能最大限度地、科学地利用这份资料,那么我们将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契丹语的声韵系统、语流音变规则和语法结构特征,而这些乃是今后正确解读契丹文字的具有指导性的前提。即使后退一步,就本文涉及的契丹人名字而言,其间也一定还存在我们迄今没有看出的规律,一定还存在有待解释的种种例外现象,而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将来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研究。

Abstract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re should be suffixes *-n and *-in in Qidan language, based on Qidan people's names in Liao Shi(《辽史》). There was such a definite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that *-n should be agglutinated only to vowels a、e、i、o while *-in be agglutinated only to vowel u or some other consonants. They are phonetically parallel to some Mongolian possessive suffixes. It promotes us to make some revisions upon the former reconstruction of Qidan language.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新苗汉词典》、《临高汉词典》出版发行

鲜松奎编著的《新苗汉词典》(西部方言)和刘剑三编著的《临高汉词典》由四川民族出版社于2000年5月出版发行。这两部词典属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新苗汉词典》全书486页,36.2万字;除词典正文外,还附有苗文声韵调表、声韵调检字表等。《临高汉词典》全书620页,57万字;除词典正文(以韵母为纲)外,还附有临高语声韵调表和引论等。

肖 月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